



【记忆】

苦楝树

□刘致福

第一次见到苦楝树是在鲁西平原徒骇河岸堤上。我们学校地处城郊，离徒骇河几里路。初春的早上天还有些冷，跑到河边，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，太阳温暖的红光映在水面上。很远便看到那棵树。春风料峭中，孤单而又倔强地挺立在河岸上。徒骇河岸堤上没有树，刚刚经历了严冬，杂草和灌木都是枯黄的，一棵树便特别惹眼。树长在河堤的里沿儿，大概是河水带来的种子，自己悄悄地长起来。树干从河堤斜坡上向上长，有点外倾，似乎在努力地向河岸、向上挣扎。那时我还不认识苦楝树，感觉有点像槐树，又明显不是槐树，一样粗糙的树皮，但树枝没有刺，也不像槐树枝那么虬曲多折。树顶的枝桠上挂着一串一串金黄的果实，晨光照在上面，如金豆一般熠熠闪光，风一吹动仿若风铃不停地摇曳。我用力踹了一脚树干，落下几粒果子，捡起来，外壳绵软，撕开，果肉是海绵状的，尝一口有点苦。这是一株陌生而又有特点的树。

回到学校，碰到买饭回来的刘老师。我摊开手里的果实向他请教，刘老师告诉我这是苦楝树。他转头指向右前方八排房方向，告诉我那边就有好几棵。我这才知道，这种树鲁西平原很多，耐盐碱，对土质要求不高，但木质好，成材快，而且浑身是宝，果子、树根、树皮都是有名的中药，老百姓都喜欢种。刘老师特别强调，这树名字不好听，却是树中的劳模！

过了四月，苦楝树长出了绿绿的叶子，开出了紫色的花。走近八排房便闻到一股浓郁的甜香。苦楝树花朵很小，形状有点像丁香，花芯是紫的，花瓣是五片粉白的条状。据说这花也是中药，舒肝明目。这时的苦楝树，在我心里已经由陌生、特别变成了树中的美丈夫，高大帅气，而且芳香四溢。

不久刘老师上课专门讲到苦楝树，讲了苦楝树的特性、品质，希望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像苦楝树一样，少索取，多奉献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佳木良材。实际上刘老师那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正上大四，还差几个月毕业，因为师资紧缺，他提前上岗，义务担任我们班的辅导员。刘老师中等身材，长相清秀，明亮、清澈的眼睛闪耀着睿智、昂扬的神采。印象中他总是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色中山服，风纪扣总是系得很紧，帅气而又精干。后来知道刘老师出身贫苦，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吃不饱饭。父亲长年有病，他上大学时是和母亲一起拉了半地排车棉花卖了才凑足路费。许是这样的出身，使得他的内心极其善良、柔软。他说最看不得别人受苦。大街上碰到摆摊卖东西的大娘，他恨不能把

东西全买下。看到乞讨的老人，他会停下车，把身上能找到的钱都掏给人家。后来做到大学校长，一位老教工因为个人困难上访，按制度规定不能破例，他把老人请到办公室，恭敬地递上热茶，耐心地听老人诉说，细心地向老人解释政策，老人走后，他掏出自己刚发的工资让工作人员以组织的名义送到老人家里。

刘老师做我们班辅导员不足两年，但对我和同学们的影响却是长久而又深远。我在省报发表的第一篇稿子、在校学生会组织的第一次活动、第一次走出校门开展社会调查等等，无数个第一次都是在他手把手指导下完成的。和他在一起，会感到每天都有收获、都有进步、都有意义，包括工作学习，也包括做人处事。那年他带我和几位同学去一个县里搞社会调查，因为是团省委委托的调查任务，到县里便与团县委联系。当地团委似乎并不重视，只派了个临时帮忙的小伙子和我们接洽，而且只见了一面以后便几天不见踪影，临走又是他一个人来送行。小伙子很不好意思地解释，说书记出差、副书记开会、办公室主任也没在家等等。我和同学都感到这个县团委单位不大架子倒不小，便没好气地打断他。刘老师瞪了我一眼，亲热地拉住小伙子的手，真诚地向他道谢，和他交流这次调查的内容。回来的路上刘老师把我狠批了一顿，说你们不知道基层有多忙啊，我们来是搞调查干工作的，不是来讲排场争面子的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包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，要学会体谅别人，啥时候都不要摆谱拉架子！这几句话对我、对在场的同学影响很大，至今难忘。

毕业分配是辅导员面临的大考。几十位同学各有各的想法和要求，年轻并无经验的刘老师却让每一位同学的志趣和愿望各得其所，满意率全校最高。这一方面显示出他出众的协调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他对每一位学生都有的慈爱之心。他那双明亮、清澈而又睿智的眼睛能够看透每一位同学的心思，也让每一位同学感到一种贴心的慈爱与温暖。我曾经为自己的分配去向不理想而感到沮丧，没想到刘老师主动找到我，和我分析志愿与去向的实际局限，开导我放眼长远，又找校领导为我争取留校名额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刘老师一直记着我的想法，有机会便帮我联系、推荐，时隔一年多真的帮我实现了梦想。多年下来，刘老师带过的学生成百上千，受过他帮助的不计其数，即使个别与他有过矛盾与误解的同学、同事，他依然倾心相助。直到他离世前，同学们工作上、生活中遇到难题或困惑，总是依赖性地找他倾吐、请教，他总有高出常人的见解和思路，三言两

语便点到痛处，让人豁然开朗，思路洞开。他对老师这一职业情有独钟，常对毕业后当老师的同学说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，只要有父母的胸怀和爱心待学生，没有不好的。

不论在哪个岗位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刘老师都是有名的拼命三郎。他从一名普通的辅导员干起，历经多少台阶、门槛，一直干到主管高教的副厅长和两所大学的校长、书记，这中间付出了多少常人无法体会的心血和劳累，为了他挚爱的教育事业，头拱地地拼搏，一直拼到生命终止。

本来在一所大学干得风生水起的刘老师，被一纸调令调到外地一所大学任职。开拓新局，历来是刘老师的强项，到新单位很快便打开局面，解决了多年沉积的问题。他对自己要求极严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提前搬出学校为他租赁的宾馆，搬进了刚刚结束装修的公寓。那个房间有同学去过，被异味呛得喉头发痒，提醒他污染严重，他总是笑笑，说不碍事，能住就行。超负荷的工作使他身心疲惫，污染的无情侵蚀犹如雪上加霜，刘老师患上了致命的大病。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在医院的无菌病房。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刘老师，挣扎着坐起来，隔着玻璃哑着嗓子向学生交代的，除了好好工作，后边又加上一句：要注意身体啊。临分别，他有气无力地挥动手臂，脸上仍是熟悉、温暖的笑容，却让我感到一阵锥心的痛楚。

刘老师走了。按照他的遗愿，他被送回了鲁北老家，火化后葬在了自家麦田里。那些青青的麦苗该是担负了多少人赋予的使命，一茬一茬，与他日夜相伴、晨昏相守。他嘱咐不通知任何人，但上千的学生、同学、同事还有同行，还是从四面八方涌到他的老家为他送别。鲁北土地碱性也很重，田间地头那一棵一棵倔强生长的苦楝树，让每一位同学泪流满面。

刘老师去世后第三天，按当地风俗同学们相约去墓地为他圆坟。我因出差外地，没能参加。那天正逢大雨，夜里外边风大雨骤，屋内我辗转难眠。第二天刚放亮，我走出酒店，酒店门口一株高十余米的大树折断，走至跟前，正是一棵我熟悉的苦楝树，巨大的树冠倒伏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金色的果子散落一地。

【实录】

筒子楼里的林老师

□雪樱

每年9月大一新生报到时，我就会想起林老师，以前的邻居。

那年秋天来得比较早，几场雨过后，梧桐叶子簌簌落下，新秋的凉爽紧贴着肌肤，人们都换上了秋装。月光如水的晚上，我端着脸盆从筒子楼的公共水室洗漱出来，碰见一对脸庞黝黑的父子，要找林老师。父亲穿黑夹克，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，拎着化肥袋子，身上散发出浓浓的旱烟味。我顺手指了下，他上前轻轻叩门，没人应，两人面面相觑。片刻，儿子又去敲门。这时，传来林老师爱人的声音，“你们找谁？林老师啊，他不在家，去学校找他吧。”屋里一阵哗啦啦的水响，像是在给孩子洗澡。父亲连忙回应，“我们是林老师的老乡，从老家捎来几个自家种的西瓜，回来麻烦你和他说声。”说完，父子俩一阵手忙脚乱，把西瓜一个一个从袋子里抱出来，认真地摆在林老师家门口，转身下楼又倒回来，举起手掌拍了几下门，说，“大妹子，回来别忘给林老师说。”屋里的老人或许没听到，被孩子咿咿呀呀的打水声湮没了。

那一年，我10岁。林老师在对过的大学担任辅导员。开学后没几天就是教师节，然后是中秋节，前来给他送礼的人很多，来来往往的陌生面孔。所谓送礼，多半是老家的土特产，花生、核桃、栗子、小米，带着明显的地理符号，仿佛裹着老家的乡愁和泥土而来，因而接收起来也就更显珍重。大多数时间，林老师不在家，新生报到忙得很，吃喝拉撒都要管，天不亮就要去监督跑操，晚上再去看晚自习，回到家楼道里已经一片漆黑，必须打着手电筒。林老师方形脸，高个头，粗黑的眉毛就像两股绳，走路习惯性地扬起下巴。有一次，有道数学题我抓耳挠腮一晚上也不会，就抱着作业本去找林老师求教，他让我进屋坐下，拧开台灯，戴上一根腿残了的眼镜，拿笔在纸上划拉开来，不一会儿就有了答案。旁边的婴儿床上堆满汽车和玩具，椅子上放着一摞作业本，屋里弥漫着甜润的奶香，很难想象这是大学老师的日常。

那个年代的师生情和邻里情就像黑白电影，一帧一帧都是唯美和永恒。后来，筒子楼改造，大家各奔东西。听说林老师分到了宽敞的住房。再后来，他成了学院的林书记。前段日子，无意间朋友和我说起林书记，说他满头摇晃的白发，说他待学生就像哥儿们儿，说他脾气好，从不发火……我能想象到他的苍老与天真，如果与他在校园里迎面撞见，那一茎一茎的白发会是多么让人感喟，同时又令人红了眼眶。我不禁想起一件往事。林老师的老家在临沂，母亲过来给他看孩子。有一天，公共水室里不知谁扔了一兜带壳的煮鸡蛋，红皮的，她见不得浪费，弯腰捡到铝盆里，一个一个用勺子敲碎、剥皮，端回家。第二天，我听到林老师和母亲的争吵声，“娘，你这样让人笑话，别的老师咋看我？”“我自己捡的，和你无关！在老家得喂多少只鸡才能捡这么多蛋，你们这些小年轻太不会过日子了！”停顿片刻，林老师又说，“这是城里，我是老师，娘你给我留点面子，好不好？”母亲没再吱声，转身抱着孩子出去玩了。没过几天，他母亲的脚上多了双八成新的黑皮鞋，一走一晃悠，看上去有些可笑，林老师装作没看见。

我认识很多像林老师这样从农村走出来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老师。他们用知识改写命运的同时，也在努力填补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沟壑。时间一点一点抽走他们的青春，却在学生身上慢慢雕刻出他们的影子。但是，无论岁月如何变幻，加持于身的职位怎样晋升，始终不变的是他们骨子里的乡土情结。

我不由得想起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。毕业时分，我们总是信誓旦旦或没心没肺地说，“老师，等我们有时间就会来看您！”事实上，能够兑现承诺的只是少数，这句话很快被风带向远方。我有三次与老师重逢。第一次是在公交车站，那年我正在病中，每天喝中药，父亲骑车带我出来散心，在森林公园路口我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“那不是杨老师吗？”我哪有勇气上前打招呼？服用激素的身体就像发酵的面包，简直无地自容。我就这样远远地望着他，他比以前胖了，手里领着头戴蝴蝶结的女儿，妻子背着挎包走在前面，如果素不相识，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有些臃肿的中年男人是中学数学老师呢？第二次是去政协开会遇见黄老师，她曾给我们代过英语课。说起当年她负责的级部最差班，她笑着说，“那个时候我也年轻气盛，比你们大不了几岁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把班上孩子训得服服帖帖。”说着，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眼里闪着泪花。还有一次，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邂逅田老师，他在小学教美术，也曾教过我们数学。当年他住在单身宿舍，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去他的办公室开小灶，他还教我们用板纸自制卷笔。有时候鼓号队训练完已经天黑，赶上他在走廊里做饭，红辣椒爆锅呛得我们直咳嗽，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当年上美术课买的那些调色盒、水粉、画笔，田老师教的那些无用之用，多年后在写作中让我深受启发，因而心存念想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是谁的学生并不重要，难得的是人世间的一场师生情缘。就像我喜欢的作家钟晓阳的独白：“聚散本是等闲事！纵然未可如愿，但我们共同踩过那许多路途，只须回身拾掇每一个足迹，自是一番温馨！只要我们有情，天涯何处隔得开？好像一轮弹簧，无论扯到多远终究还是弹回来的。”

现在，林老师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。再过几年，林老师就会退休，告别心爱的校园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9月的夜晚：待孩子熟睡，林老师的妻子打开屋门出来，在走廊墙根处蹲下，用手挨个拍拍与深夜一起入梦的西瓜，脸上露出可掬的笑容，然后双手托起，轻手轻脚搬回屋里。筒子楼里静得出奇，只留下一串串秋虫的呓语声。

